第七章 沦陷

“主任，米歇尔·比尔一个人住在水电大坝太危险了，昨晚我一夜都没睡着。”

“我知道，今天马克思就会把她送到加油站去，”沃菲斯很冷静地说，“她男朋友在那，能照顾好……”

“对不起，我不是要故意打断你们的对话。”门响了，是斯贝走了进来，“如果她去了加油站那边，水电大坝的工作怎么办？”

“这个其实并不需要操心，”马内基继续说到，“这种情况下，整个冬天，大坝里面没有太多工作，无非就是看守和打扫，这些工作我一个人都能做好，况且我们有这么多年轻力壮的勇士们。更重要的是，现在是非常时期，连生命安全都保证不了，何来工作而言？保命要紧。”

“以前的冬天你们就在这里混吃等死？一点工作都不做？”

“以前的冬天所有人都回家了，这你不是不知道，而且水电大坝这个秋天才建好，要等到明年春天冰雪消融河流复苏的时候，才能运行，现在全都冻住了。”

斯贝没说什么，仿佛整个区域他只能管得了伐木营地这些人，更确切一点说也就凯顿·希尔比较听自己的话，可以任意宰割，那两个学徒都很不好对付。

马克思已经收拾好了，他本来打算只和潘斯一起去，后来在乔伊的强烈要求下，老猎手也决定带上他。在他眼里，这个年轻的后生有那么一丝天分，更确切地说是对于狩猎的灵气，这一切从眼神里面就有体会。

一切照旧，老猎手端着枪——只有一把，在这个军事科技超级发达的今天，这种老式猎枪显得格外过时，甚至可以拿到博物馆珍藏起来。而马克思手里这把，不仅样式老，年代也很老，比他儿子的岁数都大，不过除了膛线有一点点磨平，还有一些岁月的痕迹，这把枪还是在老猎手的照顾下一尘不染。他自己使着顺手，千金不换。潘斯手里拿着一把小刀，是除了马克思腰里的又一把，那把刀昨天拿下了人狼大战中的第一滴血。而乔伊·亚当并没有那么大的战斗力，所以他只带了两个信号棒，听马克思说，这东西点燃后有很大几率吓跑一两只狼。

三个人小心翼翼地出门，踏上了前往水电大坝之路，任务只有一个，把米歇尔送到加油站，大桥的这边可以由男人负责，无论是生存还是维护。

一路上有点出奇地安全，和昨天遇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只是杀掉的狼尸体还在那里躺着，不过潘斯感觉尸体的位置好像被动过，转了个方向。就在他们刚刚走过火车卸载地，还没上桥的时候，马克思瞬间凝固，远处水电大坝门口那几个移动的黑点告诉他，那里有一群狼在徘徊。在他的指挥下，三个人同时躲在了树后面，争取不被发现。

“怎么办？”潘斯问道。

“别着急，见机行事，这些狼不像是守在这里的，可能是什么猎物将它们引过去了，然后猎物吃光了还没来得及走，要不然不可能聚这么多。”

“这猎物不会就是……”乔伊有些说不下去。

“但愿不是她，我们昨天说好了，今天不见到我，她是不会出门的。”

马克思数了一下，一共有六只狼。现在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躲起来，期盼着饿狼们慢慢走远，并且不走向他们。果然有一只狼渐渐消失在他们的视野，只剩五只了。

然而，二十分钟之后，五只狼像突然转向水电大坝正门，像疯子一样冲了过去，边冲边吼，像是找到了什么猎物。马克思并不能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很明确地知道，现在该采取措施进入水电大坝营救米歇尔了。

清晨的阳光照进了大坝，米歇尔就用睡袋睡在门口，因为里面对于她来说实在是太黑暗了，经常不知道什么是早晨。独自一人使得她更加害怕。这缕阳光唤醒了沉睡的她，睁开双眼，今天，马克思会来接她，送她投奔加油站，男朋友那里。

米歇尔侧过身，看见旁边放着的已经燃尽的煤油灯，这是她晚上抵抗黑暗的伙伴，睡觉前根本不敢熄灭，只好让它燃尽。她眨了眨眼镜，起身整装，没错，早点起来准备好，真想第一时间就冲过去。

穿好衣服，整理好睡袋，收拾好要带的东西，米歇尔四处看了看，还真有点舍不得。在马内基手下干了这么久，她不知道此次离开是不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这里的灾难，还有狼群，一切显得那么危险。但她没时间想那么多，现在唯一能给她希望的就是等待老猎手。

二十分钟过去了，没有人走进水电大坝，更没人敲门。她不禁有些担心，是什么让马克思这么久还没来，不是说好的早上吗？她打开门，准备朝伐木营地方向望望。

可开门的一瞬间，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门口竟然守着一群狼，最近的离他只有十米远。其中一只狼发现了米歇尔，吼叫着冲过来，同时惊扰了其他所有同伴，一齐奔向门里面探出半张脸的猎物。

米歇尔想都没想就把门关上了，狼的爪子在门上面发出刺耳的声音，就像粉笔在黑板上意外发出的划痕声，只不过这次是连续的。米歇尔靠着门，吓得瘫软在地上。这回她是彻底被包围了，什么也做不了。

“它们是发现米歇尔了吗？”乔伊惊恐地问道。

“估计是的，米歇尔开门然后引到了狼群，这也是好事，我们可以趁机接近，想办法救援。记住，跟着我慢慢前进，准备好你们手里的刀，尤其你，乔伊，你手里的信号棒很管用。一旦吓跑了狼，它在恐惧中也是会害怕人类的，就算从我们身边跑过，也是不会攻击我们，听我的口令，让你扔你就扔。”

虽说是慢慢前进，但是三个人几乎是一路小跑走过的铁路桥，在大坝正门进入乔伊的信号棒射程之后，马克思瞄准狼群：“扔！”

乔伊点燃信号棒，像手榴弹一样，憋足了力气扔了出去。信号棒击中了铁门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加上信号棒发出的火光，两只狼直接奔着它们来的方向逃回了山坡。说时迟那时快，老猎手砰砰地连续两枪，加上中间那眼花缭乱的上膛，熟练地动作直接撂倒其中两只，还有一只被接下来的枪声吓跑。就在三只活着的狼统统离开危险区域后，三个人用最快的速度冲到了水电大坝门口，然而却无法打开门，无论怎么敲，就是没人开。

马克思担心被吓跑的狼群再次回来，又怕敲门声喊声太大吸引别的狼，他让大家安静一会儿，什么声也不要出。过了两分钟，门开了，站在他们面前的是非常狼狈且惊恐万分的米歇尔·比尔。三个人直接进来，把门关上，确保安全。

“吓坏了吧？”潘斯问她。

她不说话，呆呆地望着大家，眼睛里依旧充满着恐惧。过了许久，米歇尔“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扑进了乔伊·亚当的怀里——只有他年龄相仿，才有那么点同龄人的安全感，虽然他们俩并不熟。

“你简单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还要赶路把你送到加油站。”

这句话一下点醒了米歇尔，也让她充满了希望：“走，现在就走！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潘斯，你先回去，和主任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跟他说我推荐大家住在大坝，因为这里开门一瞬间的视野特别好，就算是有狼群我们也来得及应对，而伐木营地那里出门什么也看不到，指不定哪个房间后面隐藏着什么，出门太危险。”

“那乔伊呢？他和你一起去？”

“没错，这孩子有天分，我用着顺手，怪不得能成为我儿子最好的朋友，这次正好锻炼锻炼他。你一路小心点，时间没过去多久，应该没出现什么狼，有狼你也应该知道怎么躲。如果我回来之前你们已经全员搬到水电大坝了，你就在大坝门口放那个已经快烧完的信号棒，我就不回伐木营地了。对了，我床边的东西你都得给我拿过来……”马克思顿了一下，他发现这根本不可能，“算了，你就直接回去跟他们说吧，如果他们同意了，也要等我回来再搬，没有我，你们轻易不要出门。”

“事情就是这样，主任，我觉得马克思说的有道理。”

“斯贝怎么看？”

“不用听他的，他什么也不懂。”

“我们还是问问他吧，就算他不是整个区域的领导，起码伐木营地这些人里面，他说了算。”

结果并没有出乎二人的意料，斯贝和一开始一样，根本不想离开伐木营地半步，沃菲斯和潘斯互相看了看：嗯，等马克思回来再说。

“嚯，你可比匡西特那小子强多了，上次我们几个来这个方向清除铁路障碍，他刚上桥两步，就吓趴下了。”

“我听博说过，匡西特确实有点胆小，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他从小娇生惯养不喜欢干活，基本上不能安排他什么大事，要是多一些复杂，他基本上就会撂挑子不干。”

一路上根本看不到什么所谓的狼，或许深谷这一段是区域里面的一个安全地带，马克思倒是十分警惕，另外两个孩子谈笑风生，不亦乐乎。

“我来来回回走了这么多次，还没有一次如此忐忑如此全神贯注，你俩倒是挺放松啊，一会儿狼来了可别哭。”马克思调侃道，他突然觉得这么多天以来的紧张与疲惫，使得他也真的很想轻松轻松。

沿着小路盘旋而下，再近的路程，由于小心和谨慎，也走了好半天。把米歇尔送到了博·方的怀里，老猎手和乔伊准备打道回府，同时心里盘算着，如果所有人都搬到沿海公路这边，如此安全的地方，或许可以躲开狼群的袭击。

返回的途中，马克思和乔伊设计着如何从伐木营地搬迁到水电大坝，然后再搬迁到沿海公路。路线和顺序等策略都已经构思得差不多了，就在离开这里进入山洞前的一瞬间，乔伊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大海，远处的一幕还是让他震惊了。

“伍德先生，您看！”

马克思顺着乔伊手指的方向望去，大海上面的几个移动的黑点进入了他的眼睛。从模模糊糊的印象中来看，那不是熊，无论是数量还是大小，一定是狼！

老猎手心中的幻想破灭了，沿海公路也沦陷了……

“为什么深谷那里没有狼？”这次提问的，是马克思。

“或许他们并不是通过深谷过来的，而是从哪个山坡翻过去直接越过了深谷，毕竟那里不适合狼呆着。或者，这些干脆就不是同一群狼，各地的狼都投奔这里了，这里有鹿有兔子的，它们原本的聚居地可能都弹尽粮绝了。”

这样的推测显然可以说服马克思，二人不约而同叹了口气，无奈继续赶路。鲁格·乔那的死都没有让他们如此难过，连努力都没来得及，就宣告失败了。

“看样子，我们不得不分成两个分队了，伐木营地四个人住在这，其余的人去水电大坝享受出门一瞬间的广阔视野？”马克思很讽刺地说道，“我一直很奇怪，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怎么就不能团结一点呢？”

“伍德先生，我也很奇怪，”斯贝心中积累的不快终于要爆发了，“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你只是咱这里一个孤独的猎手，从来没参与过任何管理工作，好歹我已经被布兰先生任命了，这一片暂时由我管理！如果你是主任，我会服气，毕竟你有足够的威信。”

“你可以选择不听我的，谁都可以，主任也可以，我只是在表达我的想法，我也没有任何欲望当领导，但是既然我会狩猎，我知道如何对付动物，那么我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保护大家的安全。你们完全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原则只有一个，千万别惹到我。”

千万别惹到我，这句话让斯贝心里一惊，他知道，这个猎手是出了名的暴脾气，就因为这个，他都不敢难为夏普·伍德这个小猎手，包括他朋友乔伊·亚当，这两个孩子在伐木营地当学徒和小工，过得正经不错，所以斯贝只能没事欺负欺负老希尔，那个没什么主见的伐木队长。然而他已经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凯顿·希尔自始至终都没有站出来替自己说过话，一种想要出气的念头划过眼前。然而此时此刻，他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做这些。

“我记得你在营地办公室有个秘书，为什么出事以来从来没见过她？”斯贝转移了话题。

“我没让她来，我跟她说了，如果没有人通知她，就不用过来了，这段时间太危险，更何况她需要通勤上班，天天来回过桥，实在是犯不上。而且，如果不通勤，这里好像没有她住的地方，没看比尔小姐昨天都没来嘛。最重要的是，暂时没什么工作，这里并不需要她。”主任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他还是给出了解释。

“这都是借口，我早就说过，就算没工作也要上班！好，你们不是要去水电大坝住吗？那你们就去，但是，你的秘书……叫什么来着……必须去。你们大坝房间多，至少还有地下室什么的，只要睡袋够，就不成问题。我们四个留下来坚守伐木营地这片阵地。”

“等等，我得带我儿子走。”

“我也跟着去！”乔伊也坐不住了。

“好啊！你们俩也不听我的了，看来这是要造反的节奏。没问题，我和凯顿坚守这里，足够了！”

就这样，趁着天黑之前，两对儿父子，以及其他五个人，一行九人准备前往水电大坝，当然，为了安全，他们准备分成三批。最先出发的，是马克思带着马内基和他儿子里德·沃特。

刚刚到火车卸载地，就变天了。可是要说下雪刮风，这对于冬天长达五个月的加拿大北部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偏偏同时又起了大雾，没错，超级大雾，能见度不足十米。别说里德没见过，就连在这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马内基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雾，伴随着寒冷的暴风雪，三个人有点进也不是退也难。然而就这样回去可并不是什么好主意，那样他们会丢尽面子的。

拖着沉重的步伐，加上要一直小心突然袭击的狼，他们的移动速度很慢。刚过大桥，就听到一棵树被刮倒的声音。

“快！我们赶快进屋，我都手脚冰凉了！”从来没说过话的里德竟然发出了一声指挥，三个人赶忙冲进大坝。

风声依旧很大，大得让人担心把整个大坝吹走。马克思觉得，这时候狼可能不会出来捕猎，毕竟这么冷的天，人有御寒物，狼可没有。但是能见度这么低，也确实不适合冒险回去再把别人接来。他不知道暴风雪，尤其是大雾，什么时候会消散，但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

突然，水电大坝里面传来一声巨响，同样还有玻璃破碎的声音，像是外面有熊孩子扔石头砸窗户。三个人冲到楼下，发现架子上面玻璃碎了，同时掉进来几块木头。没错，是大风刮倒了一棵大树，不偏不倚刚好砸碎了玻璃。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水电大坝内部开始出现各种设备掉落，一声声巨响仿佛要震碎整个房屋，油桶一个个地倒下。马克思马上意识到这里已经不能继续待了，他高喊着让大家赶快撤离回伐木营地，就算是盯着暴风雪也要回去，毕竟外面是空地，在大坝里面可能会被活埋。

“你们走！我留下！”马内基却喊出了一声背道而驰的话。

“开什么玩笑！你以为你在断后吗？你断后就算牺牲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快走！这里很危险！”马克思刚跑了两步又回来准备拉走马内基。

“我不会离开我的水电大坝！我生命中最后的这段时间里，大坝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你昨天不是还住在伐木营地吗？怎么就不会离开了！快走！”

风声和坍塌声淹没了两个人的谈话，似乎谁也听不到谁。

“父亲，快走，不能再逞英雄了！”

“我可以不住在大坝里面，但是我不可以在大坝遇到危险得时候离开！你们走，我要保护我的大坝！”说着马内基就把两个人往外推，同时自己冲进了设备堆积的废墟当中。外面吹进来的雪还有倒塌引起的灰尘使得老头迅速消失在两个人的视线里。马克思知道他说服不了这个水电大坝的总指挥了，他能做的就是给这个忠诚的大坝拥有着留个后代，他尽全力护送着马内基的儿子，就这样两个人冲出了大坝。

“快，我们回到伐木营地，找帮手，过来救我父亲！”

两个人根本不考虑一路上是否有狼，直接冲进了伐木营地的房子。很显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明白为什么回来的是两个人，既不是马克思一个人来接下一小队，也不是三个人放弃搬迁而回来。

“走，大家跟我去水电大坝，我父亲在那里有危险！”

“不行！现在出去，只会牺牲更多人！我们必须等暴风雪停止才行！”马克思直接阻止了这位年轻人的冲动。

“我就说！搬迁到水电大坝绝对不是一个好点子！”斯贝仿佛找到了自己英明决策的证明。

没人理他，所有人都在牵挂着马内基的安全。除了他儿子里德，最担心的要属马克思，早知道现在这个情况，他就不让马内基先去了。他更不敢相信，连大坝也要沦陷了。

天黑后，一向睡着最快的老猎手也失眠了，暴风雪虽然结束，但晚上出门绝不是聪明之举，一切都要等到第二天早上。

天刚亮，路上刚有一点能见度，马克思就出发了，跟随他有沃菲斯和乔伊，当然还有里德。一路上出奇地安静，空气都是凝固的，很难想象前一天晚上竟然有那么大的暴风雪。如此可怕的安静，一行四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不好的预感。推开门后，四个人的喊声打破了这份宁静。

“马内基！马内基！”

“沃特先生！沃特先生！”

没人回答。

十分钟之后，是乔伊发现了马内基，他喊来另外三个人。

马内基·沃特坐在破碎窗户斜对角的高架台上面，已经没有了呼吸。